

渔家女

于良志 宋瑞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渔 家 女

于良志 宋瑞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山东省文登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7.125 插页2 字数328,000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000

ISBN7-5306-0146-6/I·111 定价:5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手法新颖、充满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。

出身高贵的渔霸千金，受命运之神的捉弄，沦为渔村的孤女和寡妇。出众的姿色给她带来了无穷的灾难。在地下党员布克的引导下，她积极组织渔民参加了“一一·四”暴动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风流寡妇”。

在与复杂的男性关系中，“风流寡妇”仍不失其纯洁的情操；在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，更不失其坚定的抉择。

本书围绕女主人公冰子的命运，不仅反映了渔村斗争的真实历史，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的哲理和人性的奥秘。作品故事委婉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她处处都可以使您得到美的享受。尤其称道的是她那一幅幅美丽动人的渔岛风情画，一个个优美生动的传奇故事，都会将您带进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开 篇

“呀，谁拿我的鱼了？”

戴苇笠头的少女焦急地喊着，眼光从潮头转向沙滩的竹篮，从竹篮转向村庄前，转向披了银白色海藻叶子的小屋，又从小屋转向手里那条挣扎的小鱼儿。

明朗的秋风，抚弄着她碎了边儿的苇笠，一掀一掀，象只欲飞难飞的鸟儿。宽筒短裤和窄袖上衣在风中抖动。她紧攥了那条鱼，不敢再放进竹篮里。

潮头，没有号子。酱红色的沙滩上，只有一层薄薄的潮水，映出拉簾网人的忙碌。

俯视一切的太阳，悬在海面上，波浪翻滚着。几只鸥鸟相约着，不慌不忙地拍打着翅膀，点缀着沙滩上的蓝天，发出“呕呕”的喟叹声。

刚才，戴苇笠的少女，赤了脚尾随在簾网外面，机灵、敏捷地捕捉从网浮绳上跳出的、从网眼儿里钻出的小鱼儿。捉一条，赶紧跑到岸上，放进那个已经破了的竹篮里。她捉了六、七条。现在，竹篮底朝着天空，里面只剩

下了腥咸的海风。

“谁拿走我的鱼了？”苇笠头儿下细长的脖颈，朝四处转动着。她多想看到，那几条小鱼忽然从沙滩里蹿出来，蹦进竹篮里。

可是，没有。

倏地，她的眼光被眼前的景象慑住了。

一位身穿连衫裙、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鞋的少女，眼含纯真的内疚径直走过来，白色遮阳帽下黑黑的短发，被海风吹拂到脸庞上。

苇笠头的手臂垂下了，怀着自惭的心理，抬眼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少女。

遮阳帽站在面前，看一眼大海，看一眼渔村，又以沉重的眼光看着空空的竹篮。

两个少女站在沙滩上，同时感到了对方的呼吸，在对方黑亮的瞳孔里，相互寻找着自己。

苇笠头长得茁壮结实，脸蛋儿黑里透红。

遮阳帽长得姣小文弱，脸盘儿白白净净。

初秋的风，在两个少女间款款拂动。一会儿，遮阳帽的连衫裙下摆，扫着苇笠头的宽裤筒；一会儿，宽裤筒荡着连衫裙。

在连着起伏的海浪般的泥土和丰腴的泥土般的海浪之间，在这片泛着熠熠银光的沙滩上，一切都那么清新、空灵，那么单纯、圣洁。

“你的鱼我拿走了，”遮阳帽低声说，然后侧转了脸

看着潮头。潮头道道雪白，镶嵌着无边的碧蓝。

“你也要喝鱼汤吗？”苇笠头腼腆而好奇地问。

遮阳帽连忙摇头，以少女不该有的凄楚笑笑。她的父亲是渔霸，海里的鱼好象都涌进了她家的渔场上，一缸缸鱼、一垛垛鱼、一仓仓鱼，永远装不完，卸不完，她不需要几条小鱼作鱼汤：“你喝鱼汤吗？”

苇笠头抿着嘴唇，低下头，很难回答。她的父亲是“渔眼儿”，已葬身大海了。唯一的亲人是母亲，母亲正病在炕上，米没有、面没有，连几片瓜干也没有。海边女儿能给母亲的，也只能是一碗鱼汤。“你把鱼拿到哪里了？”

“鱼在竹篮里，蹦来蹦去的多可怜呀！”遮阳帽说。她刚从大连姑母家回到乡下。她没有妈妈，别人都有妈妈，唯独自己没有。妈妈在哪里？当看到竹篮里的小鱼蹦来蹦去时，少女的心就被怜悯之情感动了。她小心地用手捧起小鱼儿，一条一条地放进海里，让它们找妈妈去了。

“我妈妈病在炕上三天了，想喝一碗鱼汤。”苇笠头说着，眼里闪出泪花儿。沉重的泪珠，在她脚前的细沙上，砸出一个个浅窝儿。

“小鱼也有妈妈的，它也想妈妈呀！”遮阳帽说，眼里也旋出泪花儿。不一会儿，珠玑般的泪滴，沿着粉白的鼻梁，落在胸前的衣襟上。

苇笠头手里的鱼又挣动了几下，她捧着它向潮头走去：“小鱼也有妈妈……”

遮阳帽急忙跟上去，担心地说：“你妈妈病在炕上三

天了……”

两个少女走向潮头，将鱼放回水里，小鱼在浪花里打一个旋儿，然后一摆尾巴，游进深水里去了。

两个少女拉着手，抱着脖儿，在沙滩上跳起来，海风将遮阳帽和苇笠头同时掀到沙滩上。

“我叫顾丹秋，叫我秋子吧。”拾着遮阳帽的少女说。

“我叫柳其水，叫我水子吧。”拾着苇笠头的少女说。

“啊！你真美丽！”秋子说。

“呀！你真好看！”水子说。

“我属大龙的，冬月初七生日。”秋子说。

“我也属大龙，冬月初六生日。”水子说。

“我晚生一天就好了。”

“我早生一天就好了。”

两个少女拥抱着，在沙滩上滚动。一会儿。她们又站起来，相互拍打着身上的沙子。

“我没妈，只有爹。”秋子说。

“我有妈，没有爹。”水子说。

秋子拿过苇笠头戴：上：“我生在你家就好了，你有妈妈。”

水子接过遮阳帽戴上：“我生在你家就好了，你有爹爹。”

海滩上两个纯真的少女：一个捉鱼，一个放鱼；一个贫穷，一个富贵。她们哪里知道各自真正的出身，又哪里知道，她们未来的经历和命运……

第 一 章

墙窝里的渔油灯灭了，青烟袅袅，一屋鱼腥，一屋寂静。没有蚰蚰在墙角儿鸣唱初秋的清凉，没有月光在屋顶的海藻叶子上撒一片夏日的清辉，初春的夜里，大海的潮声也失落了雄浑凝重的旋律，温柔地悄吟在渔村梦乡的边缘，象一个拘谨矜持的少女。

炕头上堆着刚织好的网，绗完最后一个针角的千层底布鞋，对合了放在枕边，水子睡得好香。她侧卧在土炕上，一只手臂蜷枕在腮下，一只手还放在那双新鞋上，半个膀子露在被外，闪出暗幽幽的白光。

偶有一两声鸡啼，清脆、激昂，象蹿出水面的飞鱼，只一闪，又沉落进寂静的夜里了。水子的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，使略突的额头、紧闭的双眼和隆直的鼻梁四周，流露出幸福的期待。有时，她说几句呖语，禁不住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，雪白细密的牙齿一亮，周身颤动，象被谁搔了痒。

水子怎么能不笑？

十年前，放小鱼后不久的一个夜晚，月黑风高，母亲被海盗抢走了，水子抹着眼泪，被小钴镬大叔从海边领回，走进海藻叶子披顶的小屋。伴着大海的潮声，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了。那床当时能整个盖住她的蓝粗布被子，夏拆秋缝，现在，盖住肩膀就露出半截小腿，盖住腿就露出肩膀。除了夏夜，她能痛痛快快地大伸开四肢，在这盘土炕上，从来都是蜷着身子，作着她渔家女儿的梦。

水子从没梦见过父亲，那位勤劳能干的“渔眼儿”连女儿的啼哭都没听到，就被无情的风浪吞噬了，身后只留下一长串又涩又苦的日子。水子是从养父小钴镬的宽厚仁爱中，体会到一个女儿在父亲面前的幸福。这幸福赐给她撒娇任性的权力，终于有一天，小钴镬抹净脸上的慈祥，粗了嗓门说：“嫁给姜家吧，他家在浪暖口也算个富户了。”

“我不！”水子噘了嘴，扭头侧身地仰视小钴镬：“我不离开你。”

“我也舍不得你走。”小钴镬立即软了下来：“嫌嫁妆少，久后宽裕了我再陪送……”

“我还小！”

“再过年就二十岁了，你属大龙的。”小钴镬蹲在天井里，将短烟杆探进油亮的黑翻皮烟包按满烟，没嘴儿的烟杆戳到口里咬住，手颤颤地，火镰怎么也擦不到火石上。

水子夺过火镰火石，“噌噌”打燃，吹吹火线，按在烟锅上：“爹，我走了，谁给你点烟？爹——”

小钻镗眉眼里顿时溢满了笑：“你过上好日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妈在，也是这句话。”

“要过好日子，咱得有条船。爹，用嫁妆钱置一条。我嫁给谁，我心里有数。”水子抱着小钻镗的胳膊摇着，一本正经地说，表情那么庄重、严肃。

东赊西借，七凑八合，五十块大洋交给渔霸的账房先生，又在“欠五十块大洋，以鱼抵债，否则拆屋封门”的契约上画了押，乡邻相助，小钻镗才得了一条摆渡的“痨病船”。箍了舵，碾了缝，刷上桐油，小钻镗很是满足地拍拍船帮：“穷苦惯了，女儿家也有心劲！”他夸赞水子不要嫁妆，先置一条船的谱路。那笔嫁妆钱，是水子赶小海积攒的。

“叮叮冬冬”的修船声从海滩传进杨树林，要去赶海的水子和出早潮归来的黑子，隔一棵杨树站着。水子赤了脚，挽着裤筒，一手攥着海蛎子铲，一手提着四鼻罐儿，直视着黑子：“咱有船了，你再不用搭帮入伙下海，要缺人手，我掖掖辫子上船。”

黑子是小钻镗的儿子，自小闯荡风浪惯了，长得不随爹、不随娘的，五大三粗。这时，他把橹从左肩换到右肩，眼看着远处的海，没勇气正视水子。水子的眼睛里有令人不安的异样光芒，正穿透他潮漉漉的夹袄，直扎进心里。黑子说：“用不了几汛，就能把船债还上。日后，给你

置办象样的嫁妆。”

“置办嫁妆干什么？”水子佯怒地瞅瞅黑子。

黑子看着水子的眼光，忙移向浪暖口的村头，用男子汉不该有的伤感口气说：“送你出嫁。”

“不用你赶我走！”水子用海蛎铲捣捣黑子的胸脯，胀红了脸说。

黑子的心似乎得到了某种盼望已久的安慰，既不躲避，也不还手，倒是把胸脯挺了挺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不是为你好吗？”

“我偏不走！”水子又用海蛎铲砸着杨树干：“不走！就不走！”说着，愤愤地翻了黑子一个白眼。

“还能一辈子不嫁？”黑子把肩上的橹放下来竖在地上，“你该出嫁了。”

水子低下头，用脚在地上平着土。她偷偷地瞟了黑子一眼：“你想给我娶个嫂子吗？”

“你不出嫁，我不娶。”黑子慌忙说。

“你不娶上嫂子，我不嫁。”水子轻声说。

“你真的不嫁吗？”

“我早有主儿了，能不嫁？”

“嫁给谁？”

“你猜。”

“浪暖口姜家的少爷？”

水子含笑摇摇头。

“白沙滩的船匠？”

水子白了黑子一眼。

“不好猜，也许你看上什么人了吧？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水子强忍住笑。

“你要嫁给谁？”黑子急切地问。

水子猛一跺脚，将海蛎铲摔在地上，又气又恨地说：“嫁给你！”说着，竟有晶晶的泪珠涌出睫毛，俯在树干上“嚶嚶”地哭了，象受了欺侮的小孩子。

黑子虽比水子大两岁，听了水子的话，早心慌意乱，忙把橇横在地上，拾起海蛎铲递到水子手上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那……你……看我哪里好？”

水子仰起挂满泪珠的脸，愤愤地砸出两个字：“脸黑！”说完“扑哧”笑了，忙抬起手臂边擦泪，边掩住嘴。

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从小泡在海上，黑子的确黑，害羞时脸更黑：“你的脸白，找脸白的嘛。”

“我就找你！你不喜欢我？”

“喜欢！”黑子弯腰拾起橇，扛在肩上。

“喜欢，喜欢，那你还叫我嫁给别人？”水子咄咄逼人地问：“我哪里好？”

“脚大！”黑子说完长出一口气望望水子。

水里泡、沙里埋、泥里踩，从小赶海，缠了放、放了缠，水子的脚能不大？“人没有穷到底的，你说呢？”水子说。

黑子的脸更黑了。

“有了船，你出海，我织网，爹串乡干活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”水子眼含深情地看着黑子。她想起小时候，和黑子赶海，钓一会儿蛏子或打一会儿海蛎子后，他们就把一只手插进沙里，另一只手拍着，唱起那支童谣：

拍打拍打燕子窝，
下来麦子蒸饽饽，
你一个，我一个，
吃在嘴里心里乐。

拍着，挖着，两只手在沙子的覆盖下，毫无顾忌地攥在一起了。

每当小钻镂赶集回家，照例把自己不舍得吃的饽饽或火烧(小饼)背着黑子塞给水子时，水子就要跑到沙滩上找着黑子，举到他面前：“吃吧，爹给你的，我已经吃了。”

黑子知道，饽饽是爹给水子的，水子不舍得吃留给自己：“你吃吧。”

水子把手直伸到黑子眼前：“我叫你吃！”

“那，我回家再吃。”

“不！我要看着你吃。”

黑子只得吃了。水子一直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：“好吃吗？”

黑子点点头，一边将衣袖上的饽饽屑用手指沾了，抿进口中。

尽管是一长串穷苦的日子，青春的心却是快乐的；水

子跟黑子学摇橹、游泳、潜水，总不甘示弱，时时事事要和黑子比个高低，以获得日后和黑子并肩创业的资格。

两颗心的连结，贫穷和艰难是砍不断的，他们终于结婚了。结婚的那天上午，水子还赤着脚赶海，黑子还光着膀子拉网。结婚三天后，黑子就驾着自己的独桅船赶春汛去了。流顺、船顺、人也顺，生活出现了好兆头儿。现在，水子正盼黑子回家，梦中，她怎么能不笑？

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盘在颈后，头上蒙一方罩头的红布，红袄绿裤，水子穿了细软的缎子鞋，在伴娘的搀扶下走在火红的毡上，红毡象一条路，从家门口直铺向沙滩，又从沙滩直铺到水边的船上。三桅船披红挂彩，迎头一个大红的“喜”贴，锣鼓与鞭炮齐鸣，欢歌与笑语争高。彩船徐徐地驶离了海岸，在一望无边的蔚蓝色里乘风破浪，直驶到黑子面前。黑子披红戴花，腼腆而喜悦地站在红毡的一头：“我哪里好？”“脸黑！”水子在红绸的牵引下走进洞房，轻声问走在前面的黑子：“我哪里好？”“脚大！”

水子拉着黑子的手，走进洞房，明烛高照，他们有了一个孩子，白白胖胖。转瞬间，大海忽然闪开一条通道，展现一个神话的境界在眼前：水晶般的房屋、翡翠般的田野、白雪般的帆樯，闪闪烁烁，一切都比渔霸的石狮子门楼还耀眼。水子吓得拽起黑子的胳膊：“这不是咱的家，咱们回去吧。”猛地，海水的墙壁崩塌了，山摇地动般的呼啸，令人窒息和压抑。

水子猛地坐起来，用力睁了睁眼睛，梦中的喜悦和惊悸使她的心狂跳着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不祥的梦，黑子出海三天了。”

山摇地动般的呼啸声仍轰响在屋顶上，象一群冲出山林的猛兽，发出尖利刺耳的嘶叫，踏踏地从屋顶上跑过，一群接一群；又象不可阻挡的海潮，呼呼地从屋顶上漫过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带着梦中的心跳回到现实中来。现实比梦境更可怕。水子的心“腾”地提起来了，她猛一掀被子，半裸着上身跪趴到窗前，因惊惧而大睁的眼睛紧贴在卷窗上。

窗外，天刚露明，那种要把村庄劈成两半的声音，那种要把房屋撕碎、把树木连根儿拔起的声音，冲进了天井，象虎的长啸、牛的怒吼、礁岸的碎裂。院墙外那棵歪脖子榆树，象被无形的魔拳不停地拦腰捣着，一弯一扭，腰身怎么也直不起来。

起风了。

春天的海是多风的，从远方奔驰而来的风，在渔村上空幸灾乐祸地尖叫着，扑向大海、扑向大海深处的渔船。

水子慌促地穿好衣服，没顾上穿鞋就下了炕。她的两只手捂在“冬冬”直跳的胸口上，站在房门前的地上。她的心穿过了被狂风搅亮的黎明，在星光稀疏的天幕下，追逐颠簸在无边的海洋上，寻找黑子了。她希望初春的风不要这么大，这么猛，这么凶恶。掠过那条独桅独帆的船，刮来的风该是柔软而粗硬，象手掌拢在头上，象胸脯靠在

脸上。多少次，黑子出海后，从海上来的风，拍得窗纸“呼哒呼哒”响，水子的心就“扑通扑通”跳；门板子“呱嗒呱嗒”响，水子就下炕开门，以为黑子归来了。渔村的风呵，系着渔家女人的心哟！

水子刚一拉开门栓，风就把门推开了，尘土扑了她一脸一身。东间屋的公公问：

“该是小日本过飞艇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水子揉揉眼。

“下雨了吗？”公公的声音明显地是趴在窗上发出的。他这样问，是不愿说出那个“风”字。

“没下雨，是刮风。”水子说。她想：黑子也许回到岸上了。

在这个春夜，水子多么渴望躺在黑子身旁，把茂密的头发和灼烫的脸，紧贴在属于自己的宽阔、年轻的胸脯上，倾听着“冬冬”的心跳。怀着女性温柔的心，渴望着男人野性的粗鲁。她总是坦然地等待着，象一片丰腴而富饶的土地，等待又一场春雨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待再一次耕耘。水子的心，是平静的海面呀，等待温柔的风揉皱那细密的波纹，旭日从大海上跃出，投下一片红晕。

水子敞开大门，向海边跑去了。呼啸的风旋转在四周，她全然不顾。跑到海滩前，猛地站住：黑子不在，那条船也不在。

象一片叶子被风卷起，水子的心悬起来了。她和村里其他女人一起，怀着焦灼的心，站在海滩上的风里，等待

着归来的帆樯。

天，渐渐地亮了。被风刮得晕头转向的太阳，惊魂未定地跳出混浊的海面，苍白的悬在天上，象要逃避水沫飞溅、乌云疾驰的大海。

水子的眼光，埋进每一道波浪里，寻觅着。

春汛是渔家的节日，也是渔霸的节日。劳动属于大部分人，收获却被少数人占有。尽管春汛膨胀了渔霸的欲望，在渔家的心里，仍点燃了希望。

水子居住的凤凰崖一带渔村，春汛分为初汛和大汛，初汛从正月十五至清明节。小鲳、黄节鱼、大蟹子，都是当潮活儿。簸罗网、小丝网、三行网张在潮头上，每天驾船赶流地巡几趟，多多少少，总得点儿时鲜货。这对于见过风浪的凤凰崖人，真也算不得是什么汛期。从清明到端午节，才算真正的汛期。船上装满了流网、挂网，一筐筐钓线。装上淡水、捎上吃食，凤凰崖的船队在祭过海龙王后，就扬帆而去了。

鞭炮响过了，壮行酒喝下了，锚绳提起、帆桅直立，船队徐徐离开岸边，去大海深处捞取生活了。

女人们怀着喜悦，怀着担忧，忍受着分离的痛苦，站在海滩或岸礁前，为男人们送行。她们要一遍遍跪在沙滩上，为男人祝福顺利，乞求平安，使扑向大洋的男子汉，感到了一种自豪和悲壮。

女人们忍不住流泪了。

春风掀柔情，中秋月不圆，凤凰崖的女人一年要度过